



前漢書
十三



特
伊8
1735
29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漢書五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蘇林曰貲為騎郎蘇林曰

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人所知名釋之

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

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

甚高論師古曰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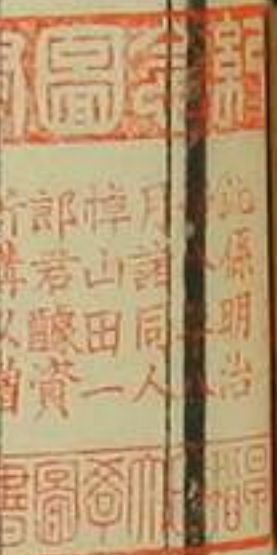
失漢所師古曰養獸之所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

對師古曰視其屬也音皆不能對也虎圈嗇夫從勿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

欲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應聲言其疾也觀其能口對嚮應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應聲言其疾也匱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曰嚮如嚮應聲言其疾也文帝曰吏不當

如此邪尉張晏曰材無可恃也頰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

如此邪尉張晏曰材無可恃也頰張晏曰材無可恃也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



曰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音灼曰喋音牒且秦呂任刀筆之吏爭呂丞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丞急也音居力反其敝徒文具亾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呂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積替也解在成紀今陛下呂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亾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干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且行且問也且呂質言如淳曰質言如淳曰質言如淳曰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絲是奇釋之師古曰

曰絳讀與由同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師古曰厠側也解在劉向傳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倚音於綺反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呂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可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亾可欲雖亾石椁又何戚焉師古曰解並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劉向傳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言既同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呂爲行過師古曰言既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謂不私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

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千故反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

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亾道迺盜

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曰法奏之師古曰法謂常法非吾所曰

共承宗廟意也師古曰共讀曰恭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曰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曰取土喻也師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陛下且何曰加其法虛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持議

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

之恐師古曰曰嘗勅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鞮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

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

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亾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

使結鞮欲曰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

為淮南相猶尚曰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

曰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曰孝著為郎中署長鄭氏

曰曰至孝聞也師古曰曰孝得為郎中而為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

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崔浩曰為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具曰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

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已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

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曰大父祖父也師音所類反將音于亮反

廉頗李牧為人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迺拊髀曰師古曰髀音陛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陳平傳陛下雖有

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

亾閒處辱師古曰何不閒陳之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

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曰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言吾

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闐曰

內寡人制之闐曰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轂為闐師古曰音牛列反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二百乘設騎萬二千匹師古曰設張弩也音邁

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耳服說是也是曰北逐單

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澹石之擔如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彊秦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音鉅依反伯讀曰霸後會趙王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

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曰為秦所滅

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曰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

殺牛服虔曰私假錢也曰饗賓客軍吏舍人是曰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曰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曰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尊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

吏曰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曰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

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

前漢五十一

作之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召為雲中守而拜

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召唐為

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迺召子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穎曰六國時衛弱但稱君也至黯

十世世為卿大夫召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為官召嚴見

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

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召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不足憂

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召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召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舉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上賢而

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疾歸田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召

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

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

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召此不

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爰益

之為人應劭曰傅伯爰人為孝王將素抗直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召數直諫

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

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召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

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

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虐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瘳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

反瘳與愈同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亾

臣瘳人師古曰瘳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中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牀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

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黯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

呂更定律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

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亂而改更也而公曰此無種

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

謂刀筆吏不可謂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

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懼甚也仄古側字也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閒常言與

胡和親毋起兵師古曰每因開隙而言也上方鄉儒術師古曰鄉讀曰嚮尊公孫弘及事益多

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呂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

徒懷詐飾智呂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

陷人於罔呂自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誅之呂事師古曰呂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

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

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

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曰不拜

黯曰夫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呂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

黯數請問曰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偏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編隱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呂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以錢從民貫馬師古曰賒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以罪獨斬臣黥民廼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呂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巨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曰為陛下得胡人皆曰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曰謝天下塞百姓之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曰為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闌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言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曰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曰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己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今病力師古曰力

也謂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謂思念也吾徒

得君重師古曰徒但重威重也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

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與讀曰豫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且距諫詐足且飾非

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

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且御主心外挾賊吏且為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言何不旱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

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

息罪令黯且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且黯故官其弟仁至九

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宦四至九卿且河南太守卒昆弟且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

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

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今諸

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

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且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史反

脫音佗活反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且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靜可且請賓請

謝賓客夜且繼日至明且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

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胡浪反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且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軫及實嬰事貶秩為詹事遷為

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且貴賤且雷門下者執賓主之

禮曰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奉音扶用反然其

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

師古曰候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轂言薦舉又如

車較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常引曰為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

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曰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

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和音胡臥反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

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

傲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作傲也師古曰傲謂受顧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傲音子就反人多逋負司馬安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曰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

史也遷汝南太守數歲曰官卒昆弟曰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師古曰當時

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音圭京兆縣名也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滿也

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師古曰署謂書之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不

如是亦何曰成名哉楊子曰為孝文親詘帝尊曰信亞夫之軍師古

曰揚子謂揚雄也信讀曰伸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曰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終

馮山子鳥書
氏書定帝在

漢書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

漢書五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山受學祛

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醇者不雜也嘗給事潁陰侯

為騎師古曰為騎者常騎馬而從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論名曰至言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臣直諫主不避死亾之誅者臣山是也

臣不敢言久遠論願借秦言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

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呂單韋為帶無飾也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

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師古曰數屢也任謂役事也罷讀曰

疲任疲言疲於役使也赭衣半道羣盜滿山師古曰犯罪者則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眾也盜賊皆依山為阻故云滿山也使天

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言樂禍亂也一夫大誨天下

嚮應者陳勝是也師古曰誨字與呼同誨叫也音火故反嚮讀曰響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漢書

至雍離宮三百

師古曰此言離宮者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

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

之殿殿高數十仞

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呂其去咸陽近且

號阿房阿近也八尺曰仞

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駑馳旌旗不撓

師古曰撓屈也

言庭之廣大殿之高敞眾騎駑駘無所迫觸建立旌旗不屈撓撓音女孝反

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

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

海之觀畢空

師古曰瀕水涯也瀕海謂緣海之邊也畢盡也瀕音頻又音賓字或作濱音義同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

服虔曰作壁如甬道隱築也隱音錮椎築之師古曰築令堅實而使隆高耳不為甬壁也隱音於斬反

樹以青松

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

山吏徒數十萬人

師古曰吏呂督領徒呂役作也

曠日十年

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

下徹三

泉

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

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

師古曰錮謂鑄而合之也音固

被以珠

玉飾以翡翠

應劭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臣瓚曰異物志云翡翠赤而大於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雌雄異名也被音皮義反

中成觀游上成

山林為葬藿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服虔曰謂塊塊作冢喻小也臣瓚曰蓬顆猶裸顆小冢也音灼曰東北人名土塊為蓬顆師古曰諸冢之說皆非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者耳舉此曰對冢上山林故言蓬顆蔽冢也顆音口果反

秦曰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曰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曰明

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曰蒙死而竭知也

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

賢身死亾而道不用

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

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

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此周之所曰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

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

也大雅板之詩曰詢于芻蕘

師古曰雷霆疾雷也音廷

師古曰芻蕘也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

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曰威壓之曰重師古曰震動也則雖有堯舜

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

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

箴諫李奇曰古有誦詩之工記過之史常在君側也師古曰箴戒也音之林反誓誦詩諫師古曰誓無目之人公卿比諫李奇曰相親比而諫

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誦於道商旅議於市師古曰旅眾也然後

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曰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

醬而餽執爵而酌師古曰餽字與饋同進食曰餽酌者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音胤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鯁故

之士使直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曰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

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曰為郡縣築長城曰為關

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

勝計也師古曰胡何也勝盡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

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曰適其欲也師古曰適快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曰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

師古曰什一謂十分之中公取一也籍借也謂借人力也二曰為簿籍而稅之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師古曰頌者六詩之一美

不能勝其求師古曰勝堪也罷讀曰疲次下亦同一君之身耳所曰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師古曰弋繳射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亾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師古曰言人人為怨家家為讎故天下

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曰為過堯舜統

如淳曰統繼也堯舜子不才不能長世而秦自曰過堯舜可至

萬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統治也言自美功德治

理天下過於堯舜也其下乃言自一至萬之事

縣石鑄鍾虞

服虔曰縣石曰為磬也蘇林曰秦欲平天下法使輕重如

石之在稱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石

呂鑄鍾虞言其奢泰也虞猛獸之名謂鍾鼓之柎飾為此獸虞音鉅

篩土築阿房之宮

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紮世廣德

師古曰紮古累字

曰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

十世者也

張晏曰夏十七世殷三十一世周三十六世

秦皇帝曰死而曰諡法是父子名號有

時相襲也曰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師古曰復重也音扶日反

故死而號曰始皇

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曰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

嗣世世無窮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然身死纔數月耳

師古曰纔音財暫也淺也

天下四面而攻之

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曰莫敢告者何也亾養老之義亾輔弼之臣亾進諫之士

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曰道諛媮合苟容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

引主意於邪也媮與偷同

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

之告也

師古曰水旁決曰潰言天下之壞如水潰

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

退此之謂也

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信受則屏退

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譖言如醉說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

又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

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也濟濟多威儀也此言文

王曰多士之故能安天下也

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曰寧者何也文王好

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

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亾數

師古曰亾數古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

口言心實憂念之不為禮飾也

衰麻經

師古曰已棺謂已大斂也塗謂塗殯也錫衰十五升布無事其縷者也棺音工喚反

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

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

不竭力盡死已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師古曰令善也聞謂聲之聞也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師古曰術亦作述圖所已昭光洪業休德師古曰圖謀也

休美也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曰將興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士莫不精白已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為潔白也今方正之

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師古曰毆與驅

同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音式爾反百官之墮於事也諸

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已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廩馬已賦縣傳師古曰賦給與也傳音張戀反去諸苑已賦

農夫出帛十萬餘匹已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二算不事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已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已髮賜之中憐其衣

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

不說喜師古曰說讀曰悅是已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已相陛下也

師古曰相助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

之所已順陛下也師古曰天下之人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

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兔伐狐已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師古曰此大雅蕩之詩也言人初始皆庶幾於善道而少有能終之者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已夏歲

二月師古曰時已十月為歲首則為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度也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夏音胡雅反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師古曰言乃可恣意也古者

大臣不媿師古曰媿狎也音息列反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師古曰見顯示也音

務其方已高其節師古曰方道也一日方謂廉隅也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已稱

胡電反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曰安息曰宴與讀曰豫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大禮師古曰稱副也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

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其後文帝除

鑄錢令山復上書諫曰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

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曰戒鄧展曰淮南傳棘蒲侯柴武太子柴奇與士伍開章謀反章下詰

責師古曰言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對曰為錢者亾用器也而可曰易富貴富貴者人

主之操柄也師古曰操持也音于高反今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師古曰長謂畜

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養也言此事宜速禁絕不可畜養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曰廣諫爭之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

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曰文辯著名久之吳王曰太子事

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

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其辭曰臣聞

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師古曰倚恃也音於綺反懸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為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

稱之權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曰為威力疆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釋是也

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師古曰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師古曰從音子容反曰

叩函谷咸陽遂危師古曰叩擊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

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也一曰覆盡也言上射飛鳥下盡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

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王合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

城陽顧於盧師古曰屬連轉也音之欲反

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計諸呂有功本當盡曰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

聞其欲立齊王更曰一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顧念而怨也

三

立悼惠王六十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說惠帝

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鳩殺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得免六子曰此怨之

辭疆為河間王至于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師古曰覆盡是也音芳目反

師古曰屬連轉也音之欲反

師古曰屬連轉也音之欲反

淮南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報怨也師古曰三子為王謂淮南衡山濟北也

大王不憂臣

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忿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為吳非不敢相救也

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張晏曰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

呂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呂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

之所為大王患也

應劭曰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鄒陽微言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胡馬故曰進越水故曰深蘇林曰折截也陽知吳

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趙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呂輔大國呂破難其計欲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呂錯亂其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自此呂下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

乃致其意焉師古曰蘇說是

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師古曰底厲也音指今臣盡智畢

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收易精思呂極盡謀慮也則無國不可奸

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呂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

師古曰言在下風側

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象百不如一

聽高尚美悅大王之行義也說讀曰悅

鷲

孟康曰鷲大鷲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鷲比天子師古曰鷲擊之鳥鷹鷲之屬也鷲自大鳥而鷲者耳非鷲也案古累字鷲音愕夫全趙之時

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師古曰袷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袷音州

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師古曰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之

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師古曰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邊嚴道而死於雍也然而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師古曰諸謂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

師古曰畫計也音獲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張晏曰據函谷關立為天子諸國聞文帝

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兪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師古曰立天子謂立為

天子也義讀曰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小嬰兒者文帝於骨肉厚也或曰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師古

壤子王梁代

如淳曰文帝之二子晉灼曰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或曰言深割嬰兒王之壤壤土也壤字當上屬也師古曰或說非也

益呂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應劭曰仆僵仆也濟北王與居

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曰然
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師古曰仆音赴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如淳曰新垣平詐言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其在乎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

也服虔曰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師古曰言吳當高皇帝燒棧道水

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呂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畱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畱不廢於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

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曰亾其城陸擊則荆王曰失其

地如淳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應劭曰言不可庶幾也李奇曰不但幾微乃

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

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略忼慨不苟合師古曰忼音口朗反介於羊勝公孫

詭之間師古曰介謂問厠也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曰惡謂讒毀也其下亦同孝王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游曰讒見禽恐死而負紮師古曰紮音力端反迺從獄中上書曰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曰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

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亾去厚養荆軻令

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

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

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師古曰言左右

王也訊謂鞠問也音信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別其右足武王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張晏曰李斯諫二世曰是曰箕子陽狂接

輿避世張晏曰接輿楚賢人陽狂避世師古曰輿音弋於反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

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師古曰曰謬聽為後後猶下也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為鴟夷受子胥沈之江臣始不信迺今知

前漢五十一

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孟康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呂奉

丹事張晏曰於期為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師古曰之往也藉假也王奢去齊之魏臨

城自到呂卻齊而存魏孟康曰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曰奢故也義不苟生呂為魏累遂自到也夫

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呂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呂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

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晉灼曰說齊宣王使還燕十城又令閔王厚葬呂弊齊終死為燕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守志亡軀故呂為喻白圭戰亡六城

為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呂相知也蘇秦相

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呂馱馱孟康曰馱馱駁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諂而更食

侯賜呂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豈移於浮

辭哉師古曰不呂浮說而移心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

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

侯應劭曰魏人也魏相魏齊疑其呂國陰事告齊乃掠其數百拉脅折齒師古曰後入秦為相封為應侯掠推也音盧合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

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師古曰言直道而行

不求朋黨之助謂忠信必不可恃也畫計也音獲是呂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雍之河雍州之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又曰江有施河有雍雍音於龍反服虔曰雍州之河非也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周之末世也

者欲速沉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呂移主上之心師古曰比音頻寐反故百

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呂政應劭曰虞人也聞秦繆公賢欲往于之乏資乞食呂自致也甯戚飯牛

車下桓公任之呂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

曼何時且桓公召與語說之呂為大夫師古曰矸字與岸同甯脛也薄止也音音下諫反曼音莫幹反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

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

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師古曰季

孫魯大夫季桓子也名斯論語云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

日不朝孔子行蓋桓子故使定公受齊之女樂欲令去孔子也

文類曰子冉子罕也夫呂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呂危何則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也師古曰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呂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秦用戎人由余

而伯中國師古曰伯讀曰霸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師古曰齊之二王諡也此二國豈係

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師古曰公聽言不私也竝觀所見齊同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

管蔡是矣師古曰朱丹朱堯子象舜弟管蔡周之二叔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

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師古曰侔等也伯讀曰霸是呂聖王覺寤損子之之

心而不說田常之賢應劭曰燕王賢其相子之欲禪呂燕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殺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師古曰

說讀曰悅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刻妊者觀其胎產師古曰武王克商反其故政乃封修之故功業覆於

天下師古曰覆猶被也何則欲善亾厭也夫晉文親其讎疆伯諸侯齊桓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張晏曰寺人勃鞞為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用其言呂免呂卻之難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為相師古曰伯讀為霸下皆類此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呂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

東弱韓魏立疆天下卒車裂之師古曰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卒終也

伯中國遂誅其身是呂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師古曰叔敖三為楚相而三去之繒丘之封人謂之曰吾

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師古曰於陵地名也子仲陳仲子也其先與齊同族兄載為齊相仲子已為不義乃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見顯示之也素謂心所向也墮肝膽施德厚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終

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師古曰無所吝惜也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

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吳王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呂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

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蘇林曰柢音帶張晏曰柢根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

盤庚也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困音去輪反離音力爾反奇音於綺反一曰離奇各讀如本字而為萬乘器者曰左右先為之

容也師古曰萬乘器天子車輿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祗怨結而

不見德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曰報其德故稱隨珠和氏之璧卽卞和所獻之玉耳祗適也音支有人先游則枯木

朽株樹功而不忘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樹立也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

羸師古曰衣食不充故羸瘦也一曰羸謂無威力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師古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

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

則人主必襲校劍相眄之迹矣師古曰襲重也言躡其故跡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

枯木巧株之資也是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圖轉

者為鈞曰其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非陶家轉象天也而不牽乎卑亂

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師古曰奪者言欲行善道而為佞人奪其計也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

言師古曰蒙者庶子名也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曰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歸曰王天下應劭曰西伯出過呂尚於渭之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秦信左右而亾

周用鳥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故若鳥鳥之暴集何則曰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

外之議師古曰攀音力全反獨觀乎昭曠之道也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帷齋之制孟康曰言為左右便僻侍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

不可羈係也早歷也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歷曰早早音在早反此鮑焦所曰憤於世也孟康曰周之介士也師

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臣聞盛飾入朝者不曰私汗義底

厲名號者不曰利傷行師古曰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也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師古

子至孝曰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也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師古曰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師古曰寥廓遠大之度也

齊魯也回面汗行曰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汗不潔也音一胡反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師古曰堀與窟同澤無水曰藪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為

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

作甬道朝太后爰益等皆建呂為不可師古曰建謂立議天子不許梁王怒

令人刺殺益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

有謀陽爭呂為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曰先生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迺思陽言深辭謝之齎呂千金令求

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師古曰素與相知也年八十餘多奇計

即往見語呂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

誅誠難解也呂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

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呂十數得茅焦為廓大義鄭氏曰齊人也

始皇非能說其言也迺自強從之耳師古曰說讀曰悅茅焦亦塵脫死如毛

陽師古曰塵少也言纔免於死也塵音巨刃反故事所呂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師古曰安焉也之往也

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

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

將西矣為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呂為眾不可蓋師古曰蓋覆蔽也

竊自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鄒

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長君長君

者王美人兄也後封為益侯鄒陽留數日乘間而請曰師古曰間謂空際無事之時

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師古曰使令謂役使之人也令音力成反愚戇竊不自料

願有謁也師古曰料量也謁告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

下無有師古曰言獨一無耳無所比類也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

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佛鬱泣血無所發怒師古曰佛鬱積也佛音佛切齒側目

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繫卵師古曰繫卵者言其將墮而破碎也竊為足下憂之長君

懼然曰將為之奈何師古曰懼讀曰瞿音居具反瞿然無守之貌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

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

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如淳曰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也

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也

又有

存亾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

弟象曰曰殺舜為事

師古曰言日欲殺也

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卑服虔曰音昇子之昇

也師古曰地名也音鼻今曰昇亭是也在零陵

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臧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

曰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

師古曰慶父莊公弟也子般莊公太子也僕人即鄧扈樂也父讀曰

甫般字與班同

獄有所歸

師古曰歸罪於鄧扈樂也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

師古曰季友慶父之弟不探慶父本情而誅扈樂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

師古曰慶父出奔季友縱而不追免其賊亂之罪

春秋曰為親親

之道也

師古曰公羊之說也言季友親其兄也

曾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謫曰

為過也

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也淫於二叔而豫殺閔公齊人殺之于夷夷齊地也法而不謫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曰免其親也

曰是說天子微

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

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不行漢

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

公孫瓖謂濟北王曰

師古曰瓖音俱碧反

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

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瓖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疆齊

南牽吳越北齊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權晉灼曰四分即交五而裂如田字也

不足曰自守勁不足曰扞寇

師古曰扞禦也音胡旦反

又非有奇怪三曰待難也

曰非有奇材異計欲曰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曰避其禍耳晉灼曰非有奇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而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曰禦難恐不自全故陸

言於吳也

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蘇林曰陸猶失也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

公子突曰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曰生易死曰存易亾也

師古曰祭仲鄭大夫祭足也事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而未大夫雍氏曰女妻莊公而生突昭公既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曰厲公歸而立之昭

公奔衛言足脅於大國苟順其

心欲曰全昭公也祭音側界反

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

吳必先歷齊畢濟北

張晏曰歷過畢蓋收濟北之地

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

結而無隙矣

師古曰從音于容反

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

師古曰練選也毆與

擊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

而無助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祭反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

北之力也夫呂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疆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是呂羔犢之

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功義如此尚

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紮足撫衿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也使有自悔不前之心張晏曰悔不與

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師古曰料量也能歷西

山徑長樂抵未央襍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師古曰西山謂嶠及華山也抵至也襍袂也袂衣袖也襍袂猶

今人云上有全亾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

師古曰淪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師古曰惟思也孝王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使人馳呂聞濟

北王得不坐徒封於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

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呂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呂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

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呂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則事

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

怛之心於臣乘言夫呂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

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呂復

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

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

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執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

不出反掌之易呂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趨向也音奏此愚臣之所呂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

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

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悽一人炊之百

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費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

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

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

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

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

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謂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統繩皆音繩鍊契皆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

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

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至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

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索高反抓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

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磨亦磨也底柔石也厲阜石也皆可磨者音礱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紱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

時而亾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

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為漢定制

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呂誅錯為名漢

聞之斬錯呂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

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笮之塞師古曰笮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

之威并力一心呂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

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

修戎狄之義師古曰修恩義呂撫戎狄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

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曰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曰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曰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師古曰音于私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

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曰謝前

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

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匿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

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

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曰封王侯不曰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謀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吳王之府藏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

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曰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修治

上林雜呂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孟康曰呂江水洲為苑也草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吳呂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

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曰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曰為大王

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獲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

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

下蘇林曰羽林黃頭即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呂權船為黃頭即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

之饜道師古曰饜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勅同飭整也積粟固守曰備滎陽

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

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曰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藥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

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

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屯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吳軍之北呂距吳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

右服虔曰韓頰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後弓高侯竟將輕騎絕吳糧道師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

下

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

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

英俊竝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召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

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

老迺召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道死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

文者後迺得其孽子皐師古曰孽庶也皐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皐母為小妻

乘之東歸也皐母不肯隨乘怒分皐數千錢畱與母居年十七上

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

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

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皐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李奇曰詠嘲也師古

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詠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汗也音慢召故得媒躡貴幸師古曰媒仰也

躡垢濁也音瀆

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

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

皇子禰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禰高禰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禰祠而今皐作祭祝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

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曰戒終師古曰慎終如始也皐為賦善於朔

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

宮館臨山澤戈獵射馭狗馬蹇鞠刻鏤師古曰蹇足蹇之也鞠音韋為之中實呂物蹇蹋為戲樂也蹇音千六反鞠音

臣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

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

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嫚東方朔師古曰

曰嫚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嫚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嫚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

曰骯古委字也骯音被骯骯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閒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呂為牒編用寫書師古曰小簡曰牒編聯次之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

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與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丞蘇林曰縣名在常山晉灼曰地理志常山有石邑無山邑師古曰山邑不知其處今

坐法免復為郡吏元鳳中廷尉光呂治詔獄請溫

舒署奏曹掾張晏曰光解光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

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呂

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師古曰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

而孝文為大宗繇是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禍亂之作將呂開聖人也故桓

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

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呂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

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呂因

圖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呂昭

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呂昌邑尊

親援而立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呂自亾深察禍變

之故迺皇天之所呂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師古曰

曰謂披肝膽決大計黜亾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呂安天下

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

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呂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

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

言師古曰過止也音一易反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師古曰鬱積也譽諛

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也音勳此乃秦之所呂亾天

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亾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蜀者不可復屬師古曰蜀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曰常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毆曰刻為明師古曰毆與驅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曰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曰萬數此仁聖之所曰傷也太平

之未洽凡曰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

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曰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指

道曰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音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音丘略反

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曰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曰為

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曰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亾也極媮為一切如淳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

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

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

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師古曰鳶鳴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

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汗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耻病也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曰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掃亾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曰廢治獄則太平之

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亾極天下幸甚師古曰亾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

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

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

方外師古曰求為卒而隨使至匈奴也曰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

問狀罷歸故官師古曰罷其言無可取故罷而遣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

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曰為漢厄三七之間張晏曰三七二百一十歲也自漢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歲上封事曰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師古曰永上書所謂涉三七之節絕者也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贊曰春秋魯臧孫達曰禮諫君君子曰為有後師古曰臧孫達魯大夫臧哀伯也桓公取郕大鼎於

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曰其言正也路溫舒辭順而

意篤遂為世家宜哉師古曰謂子孫為大官不絕

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終



漢書五十一

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

漢書五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信都觀音工喚反

喜賓客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

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是時上未立

太子酒酣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師古曰從音千庸反太后驩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得傳梁王

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師古曰自嫌其官輕薄之也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

得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其下亦同孝景二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無如嬰賢師古曰宗

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師古曰寧可呂讓邪廼拜嬰為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言爰盎樂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及五國

師古曰廊堂下周屋也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嬰

守榮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

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師古曰言特敬此二人也四年立栗太子師古曰栗太子

曰栗太子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下

屏隱也數月諸賓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遂迺說嬰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

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師古曰擁抱也閒處猶言私處也祇加

懟自明揚主之過師古曰祇適也懟怨怒也祇音支其字從衣懟音直類反有如兩宮師古曰兩宮

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被誅戮無遺類也嬰然之迺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

實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臣有愛相魏其者師古曰

魏其沾沾自喜耳多易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瞻

難曰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實嬰已為大將軍方盛蚡為

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及孝景晚

節蚡益貴幸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為中大夫辯有口學盤于孟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

武帝初即位蚡已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

賓客師古曰下音胡稼反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晉灼曰滯在里巷未仕者欲曰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

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說蚡曰魏其侯貴久矣素天下士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即上曰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

為太尉太尉相尊等耳師古曰言其尊貴同一等也有讓賢名蚡迺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迺嬰為丞相蚡為太尉藉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

性喜善疾惡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眾亦且

師古曰風讀曰風

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師古曰兼容謂不嫉惡人令其怨也不能今呂毀去矣嬰不

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升薦之若

轉車載之為也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服虔曰除關禁也呂禮為服制

師古曰謂喪服之制也呂興太平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藉諸外家為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呂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

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呂竇太后滋不說師古曰滋

益也說讀曰悅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

為新垣平邪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呂柏至侯許

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呂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呂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士吏趨執利者皆去嬰

而歸蚡蚡日益橫師古曰橫恣也音胡孟反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

坐喪事不辦免上呂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

士郡諸侯愈益附蚡師古曰郡及諸侯也猶言郡國耳蚡為人貌侵生貴甚服虔曰侵短小

謂自尊高示貴寵也又呂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師古曰謂年幼也齒歷方久故

云富於春秋也蚡呂肺附為相師古曰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非痛折節已禮

屈之天下不肅師古曰痛猶甚也言呂尊貴臨之皆令其屈節而下已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曰君除吏盡未吾

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

迺退師古曰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責其此請故謂之曰何不遂取武庫蚡乃退也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

東鄉師古曰自處尊位也鄉讀皆曰嚮呂為漢相尊不可已兄故私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由此滋

驕師古曰滋益也治宅甲諸第師古曰言為諸第之長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師古曰屬逮及也音之欲反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

曲旃儻也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土眾也後房婦女已百數諸奏珍物狗

馬玩好不可勝數師古曰奏進也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執諸公稍自

引而怠驚師古曰驚與傲同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常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

之師古曰進薦也嬰薦孟也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師古曰孟蒙也吳楚反時潁陰侯

灌嬰為將軍屬太尉師古曰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各何轉寫誤為嬰耳請孟為校尉夫曰千人與

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侯司馬也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曰報父仇張晏曰自奮厲也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

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已善者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

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音許宜反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

復還走漢壁師古曰走趣嚮也音奏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貴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創少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流反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曲折請復往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

迺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敗夫曰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夫

夫為郎中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諸公莫不稱由是復為代

相武帝即位曰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師古曰郊謂四交輻湊而兵又勁疆故徙夫為淮

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

為燕相數歲坐法免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

面說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

與鈞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師古曰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士亦曰

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謂一言許諸所人必信之也喜音許吏反諸所

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

汲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師古曰汲讀曰陂橫潁川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其下亦同潁川兒歌

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師古曰深怨嫉之故為此言也夫家居卿相侍中

前漢五十一

賓客益衰

師古曰以夫居家而卿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寶嬰失執亦欲倚夫引繩排

根生平慕之後棄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音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思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夫亦得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為根格也

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為音于為反

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

師古曰謂喪服也

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

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

師古曰況賜也

夫安敢已服為解師古曰解謂解之也若人言分疏矣請

語魏其具師古曰具辨具酒食將軍曰日蚤臨

師古曰且日明且也蚤古早字

蚡許諾夫曰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師古曰益多也夜酒埽張具師古曰酒音麗又音所奇反至旦平明令門下

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憚

師古曰憚憚也

曰夫已服請不宜師古曰不當忘也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

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往又

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

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說相勸也屬音之欲反

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師古曰徙坐謂移就其坐也嬰迺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

去後蚡使藉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

師古曰望怨也

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已執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迺謾好謝蚡

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愛數

師古曰謾猶詭也詐為好言也謾讀與慢同又音莫連反

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師古曰與讀曰預預干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

春蚡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

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已俱解

師古曰兩家賓客處於中間和解之

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師古曰燕王濞之子康王嘉女

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已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

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為壽坐

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師古曰

如說夫行酒至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

畢之張晏曰行酒過之為已畢如淳曰言雖貴且當盡酒以其執劫之也時蚡不肯師古曰不

也為盡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又不避席

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

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咕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

宮衛尉孟康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蘇

知程李晉灼曰斬頭見刺猶不止也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坐謂坐上之人也更改也凡稍稍去嬰

去戲夫晉灼曰戲古麾字也師古曰招麾之今出也漢書多以戲為麾字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

迺令騎畱夫師古曰騎謂常從之騎也夫不得出藉福起為謝案夫項令謝師古曰使其拜也

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師古曰戲讀亦曰麾謂指麾命之而今收縛夫也置傳舍師古曰傳舍解在郵食其

傳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師古曰長史丞相長史也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師古曰於大坐中罵詈不為敬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遂其前事師古曰遂竟也遣吏分曹逐捕

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請

得告言蚡陰事嬰銳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

后家廷師古曰相逆也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師古曰恨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迺匿其家竊出上書師古曰匿避也

立召入具告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

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張晏曰會公卿大夫東朝共理而分別也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

得過迺丞相曰它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嬰度

無可奈何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

附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師古曰倡樂人也優諧戲者也不如魏其

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印視天俛畫

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辟睨兩宮間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也師古曰辟睨傍視也辟音普計反字本

作睨睨音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有反者當為將立大功也臣瓚曰天

吾計反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

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師古曰荷負也不測言其疆盛也荷音何身被

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它過已

誅也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

川較轢宗室侵犯骨肉師古曰較轢謂蹈踐之也較音凌轢音即擊反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

股不折必披師古曰披音丕靡反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

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

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者轅下局趣蹶小之貌也張晏

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吾并斬若屬矣師古曰即罷起若汝也

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司具曰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

在也而人皆藉吾弟晉灼曰藉蹈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且

帝寧能為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死也此特帝在即錄錄師古曰錄錄言

循眾也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師古曰設猶脫也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辨

之師古曰嬰景帝從舅子蚡太后同母弟故言俱外家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

上分別言兩人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師古曰韓安國也載

謂共乘車怒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服虔曰秃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張晏曰嬰年老

又嗜酒頭秃言當共治一秃翁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師古曰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也喜音許吏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師古曰歸印綬於天子也曰臣曰肺附幸得待罪

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廢君魏其

必魏杜門齧舌自殺師古曰杜塞也齧齧也音仕客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

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

史簿責嬰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簿音步戶反所言灌夫頗不讎晉灼曰讎當也劾繫都司空師古曰都

司空宗正屬官也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已便宜論上師古曰論說其

事而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嬰迺使昆

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召見師古曰幸莫也書奏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大行景帝大詔書獨臧嬰家嬰家承封孟康曰以家丞迺劾

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

久迺聞有劾即陽病痲不食欲死師古曰痲疾也音肥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

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誹謗之故呂

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張晏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諱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的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的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上

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師古曰兩說皆通諱古呼字也若謂蚡為諱服則諱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答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

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

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公車晏駕非大王立

尚誰立哉師古曰言大王尚不得立當誰立也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

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師古

曰言其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說鄒田生所

師古曰田生鄒縣人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

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已故吳不能過梁吳楚破安

國張羽名由此顯梁梁王已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

僭於天子師古曰僭倣也天子聞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如淳曰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

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師古曰省視也夫前日吳楚

齊趙七國反自關呂東皆合從而西嚮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唯梁最親為限難

梁王念太后帝在中師古曰中關中也一說謂京師為中猶言中國也而諸侯擾亂壹言泣數行

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呂故兵不敢西而卒破

亾梁之力也今太后呂小苛禮責望梁王師古曰細也梁王父兄皆帝王

而所見者大故出稱趨入言警師古曰趨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車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警入言趨者夕舉之耳

旗皆帝所賜即呂媯鄱小縣服虔曰媯夸妣也音灼曰媯音圻媯之媯鄱展曰媯好也鄱小縣言在外鄱之小縣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

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呂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

迺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

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直千餘金師古曰更音工

衡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師古曰蒙梁國之縣也獄吏田甲辱安

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師古曰溺讀曰尿居無幾梁內

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田甲亾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師古曰而汝也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

等足與治乎師古曰治謂當敵也今人猶云對治治音丈吏反一曰不足繩治也治讀如本字卒善遇之內史之缺也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欲請為內史竇太后所乃詔王

呂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

臣不聽迺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爰盎景帝遂聞詭

勝等計畫迺遣使捕詭勝必得師古曰必令得之漢使十輩至梁相呂下舉

國大索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迺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

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

高帝及皇帝與臨江王親師古曰孰與猶言何如也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

臨江親父子間然高祖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師古曰三尺謂劍也故太上

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適長太子師古曰適讀曰嫡呂一言過廢王臨

江師古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張晏曰以侵壞垣徵自殺也何

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不為狼師古曰言其恩愛不可必保也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師古曰誅誘也音戍犯

上禁燒明法師古曰燒曲也音女教反天子呂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

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

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

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師古曰釋解也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

王薨其王即位師古曰共讀曰恭安國坐法失官家居武帝即位武安侯田

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呂五百金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

安國賢即召呂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東越相攻遣安國大

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

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大行王恢燕人

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

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

懷鳥獸心師古曰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

足為疆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虜

呂全制其敝執必危殆臣故呂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

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象猶帥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呂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

公卿曰朕飾子女呂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媵

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亦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

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師古曰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服虔曰代未分

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師古曰實時倉廩常實師古曰實匈奴不輕侵也今陛下下之

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如淳曰又遣子弟乘邊守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轉

粟輓輸師古曰輓引為之備師古曰輓引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師古曰乘登也登臣聞高皇帝

耳師古曰不示臣竊師古曰不示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輦高如城者數所師古曰解脫其馬示開服平

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

臣天下為度者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不臣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

遣劉敬奉金千斤臣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

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張晏曰廣武雁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

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師古曰宿故復合和親之約

此二聖之迹足臣為效矣臣竊師古曰宿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

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師古曰襲因也復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

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師古曰幾近所臣不報

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臣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

死中國樁車相望師古曰樁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樁送致其此仁人之所隱也

張晏曰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

者不變常是臣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師

曰祖祖廟也占問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師古曰與非威不能

制疆弗能服也臣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師古曰不

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師古曰悍勇也亟至如焱風去如收電師

曰焱疾風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

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臣支胡之常事其執不相權也師古曰輕

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

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四師古曰辟讀曰關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

呂河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如淳曰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置漢隴然後敢牧馬師古曰隴古燧字夫匈奴獨可呂威服不可呂仁畜也

今呂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呂攻匈奴譬猶呂彊弩射

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

也師古曰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

用兵者呂飽待饑正治呂待其亂定舍呂待其勞師古曰舍止息也故接兵

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眾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日反墮音火規反常坐而役敵國

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

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為輕細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

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呂為功師古曰毆與驅同從行則迫脅衡

行則中絕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師古曰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師古曰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呂禽

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

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呂風過師古曰言易零落清水明鏡不可呂形逃師古曰言惡見通方之士不可呂文亂師古曰言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

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呂為

之備審遮險阻呂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

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為

閒師古曰閒音居竟反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呂城降財物可

盡得單于愛信呂為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

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師古曰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

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師古曰武州在雁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

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重音直用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臣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師古曰祇適也音支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良懦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豆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曰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

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已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或當得其輜重人眾也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今不誅恢無已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安國為人大略知足已當世取舍師古曰取舍言可取則取可止則止而出於忠厚貪者財利師古曰嗜讀曰嗜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士亦已此稱慕之唯天子已為國器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為國器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引憶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尊引而憶車蹇也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已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師古曰以足疾數月瘡復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邊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師古曰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

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徒
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
後稍下遷新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
多甚自媿幸得罷歸師古曰莫得罷歸以微幸也他皆類此迺益東徙意忽忽不樂數月病
歐血死壺遂與大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篤行君
子上方倚欲呂為相會其病卒師古曰倚謂仗任之也音於綺反
贊曰竇嬰田蚡皆呂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吳軍欲報父讎也而各
名顯竝位卿相大業定矣然嬰不知時變夫凶術而不遜師古曰遜順也蚡
負貴而驕溢師古曰負恃也凶德參會待時而發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藉福區區其間
惡能救斯敗哉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呂韓安國之見器臨其摯而顛墜李奇曰摯擊極也陵
夷呂憂死師古曰陵夷即陵遲也言漸與替也遇合有命悲夫若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
豈命也虜師古曰言自己為之非由命也

西川宅鳳園氏園園南甫

漢書五十二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

獻王德臨江哀王閔師古曰閔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師古曰共讀曰恭下皆類此江都易

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曰于遠也言其所行不善遠垂道德故曰為謚賈夫人生趙

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

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呂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今流

俗書本云求長老呂是從人得善書蓋妄加之耳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師古曰真正也留其正本加

金帛賜呂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師古曰不自千里為遠而自致也繇與由同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呂奏獻王者師古曰奏進也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

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子老子

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七十子孔子弟子也解其在藝文志其學舉六藝

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

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皮義反造音干到反山東諸儒者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君手指物也他

皆類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曰聞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治理也溫仁恭

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獻深也通也宜諡曰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

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傾諸為諡者皆類此也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

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曰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少史雷

貴雷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雷貴母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

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

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

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

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年

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闕呂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呂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

侵廟墮地為宮師古曰墮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及鼂錯傳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

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釁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曰為行神也既上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

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

曰簿皆音簿戶反訊問也音信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

長亡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者呂其從太子被廢後乃立為王也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呂孝景前三

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季年未年也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吃音訖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

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唯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

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

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郡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郡音魚縣名

也屬東海郡師古曰又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呂廣其宮聞

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呂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

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

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呂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人漢邊非上

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官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

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

其美私呼之因畱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

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倚廬室室之次也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蘇說是音女教反建女

弟徵臣為蓋侯子婦師古曰女弟即妹也呂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

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之師古曰蓋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

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

尉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

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戒之遺徵臣書曰國中

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誼語之意後建使謁者吉請問共太后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

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曰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告也而汝也王前事漫漫今當

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與子昆弟姦發覺自殺也言吾為而王泣也吉

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師古曰斥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

乘小船建已足蹈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考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

溺攀船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姬八子有

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羸者露其形也音來果反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

得衣或髡鉗曰鈇杵春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笞擊也或

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縱放也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

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

及狗交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吳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誅

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

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不獨死言欲反也覆音芳目反建亦頗聞

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師古曰疾者中大夫之名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

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

負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閭

侯遺呂錦帛奇珍繇王閭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也服虔曰音菴細葛也臣瓚曰荃香草也師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圓者也音

機又音畿犀甲翠羽蛟龍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

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巨滅其蹤緒也後復

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

所不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

師古曰籍籍誼語之意

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

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

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

天誅所不赦當曰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

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

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盱侯子宮為

廣陵王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盜又陰痿師古曰盜古戾字也言其性賊害而佞戾也痿音萎

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曰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

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次下亦同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

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為太半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

心慍遂為無益省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省皆財也省視也言不視皆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曰

鉅萬計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收又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千石至者

奉漢法曰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曰設詐究變

師古曰究極也疆疋曰距諫知足曰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曰法故

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

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曰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

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

辯曰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

曰治則害於王家是曰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曰

為單衣自行迎除舍師古曰至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曰詐動之得二千石失

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曰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

及汙呂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呂罪去大者死小者刑呂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諸縣而專權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權音角會音工外反入多於

國租稅呂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機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機祥總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機音居衣反好為吏上

書願督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微邯鄲中師古曰微謂巡使過客呂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從趙過者也陂謂傾側也音皮義反久之太

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為姦甚眾師古曰椎殺人而埋之故曰椎埋剽劫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剽音頗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

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冤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魏郡在魏郡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

公主師古曰慮音慮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

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呂征和元年薨諡敬蕭

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

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

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

二歲宣帝立尊弟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五十六年薨

子隱嗣王莽時絕初武帝復呂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

王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

奏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

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也從死呂殉葬也迫脅自殺者凡

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

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中山靖王勝呂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

事議者勿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枉見殺也皆曰諸侯連城數十秦強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曰骨肉至親先帝所曰廣

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

侵辱有司吹毛求疵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曰侵冤建

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欬師古曰繁古累字累重也欬欬欬也

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刺秦王賓客祖於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泣荆卿不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雍門子壹

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張晏曰齊之賢者居雍門因曰為號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官葬見孟嘗君而微吟也如淳曰雍門子曰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蘇失之矣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夫眾响漂山應劭曰响吹响也師古曰漂動也响音微也音許何反又音許于反漂音匹遙反聚蟲成雷師古曰雷字言眾蚊飛聲

有若雷也朋黨執虎十夫橈椎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是曰文王拘於牖里孔子厄於

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師古曰烝庶謂眾人也臣身遠與寡莫為

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與寡者少黨與也先謂素為延譽也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在鄒陽傳叢輕折軸

羽翮飛肉師古曰言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所引能飛翔者曰羽翮扇揚之故也紛驚逢羅潏然出涕晉灼曰言皆驚亂遇法罔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潏垂涕貌音所姦反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曬暴也舒也音山歧反又音力支反明

月曜夜蟲蠹宵見師古曰宵亦夜也蠹音育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

泰山師古曰布亦布散也昧暗也布音鋪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師古曰雍讀曰止也音烏曷反讒言之徒蠹生師古曰蠹生言眾多也一日蠹與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

悲也臣聞社鼂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鼂小鼠音奚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戚屬為帝兄今羣臣非有

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蘆也葭葉裏白皮也晉灼曰葭莩裏之白皮也皆取喻於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葭者其莖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莩喻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葭莩喻著

鴻毛喻輕薄甚也葭音孚張言葉裏白皮非也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葭莩喻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葭莩喻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葭莩喻著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葭莩喻著

曰擯卻謂斥退也水釋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丘略反斯伯奇所曰流離比干所曰橫分也師古曰伯

甫之子也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詩也惄思也擣

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師古曰省減也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

主父偃謀令諸侯曰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

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為人樂酒好

內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樂音五教反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

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

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曰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

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

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晏曰長沙王生乃發寤已之終幸唐姬曰孝景前二

年立曰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腹小舉手左右笑其

項王鮒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鮒音劬字或作附胸其音同耳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師古曰刺音來

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曰縣官事怨

內史教人誣告曰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師古曰減其官屬所曰貶抑之三十四年

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何反二年薨無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

二年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

絕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

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曰為程姬而幸之遂有

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已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謚法曰蔽仁傷善曰繆

四十四年薨初齊有辛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齊因禽其

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

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志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名明

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誣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

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

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

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已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

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

畫短衣大袴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

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辛姬王昭平王地餘許已為后去嘗疾

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衷中刀

之師古曰衷古衣袖字也鍼音之林反彊服乃會諸姬去已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

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

等已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忌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

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

帛崔脩成為明貞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請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

常鮮於我師古曰鮮謂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之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望

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讒毀也設聞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

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裊傅粉其傍師古曰袒裊脫衣露其肩背也袒音但裊音錫又數出入南

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司之已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

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已忽孟康曰嫖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

身姓為鍾鍾者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謀屈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屈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

誰怨師古曰諒信也言昔被愛寵信非所望今見罪責無所怨也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自知

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

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

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

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杙音弋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

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師古曰靡碎也音糜其下亦同與去共支

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

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繡蔽文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

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鈿

灌其口中愛死支解呂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

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近師古曰逆也昭不敢逆昭信意

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

令出教師古曰教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婢之長年也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

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也

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師古曰積音拂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嵬

時不再師古曰崔嵬猶言蹉跎也崔音千司反嵬音類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呂教諸

姬歌之歌罷輒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

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呂為掾師數令

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羸

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呂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彊相名也奏狀事

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
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煮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
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也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
殺之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
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
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
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為去悖
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
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太惡
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當伏顯戮示眾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
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
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

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
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
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
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
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
時絕

膠東康王寄呂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
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止
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寄於上最親師
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
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

前漢五十三

七

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諡為哀王子戴
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
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

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
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呂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呂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

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師
古曰音他活反從木其字悅呂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

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呂妒

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
如也媚音昌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

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呂悅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
數音所具反不分

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

稅稅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
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

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
繞也音宦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師古曰逮
張騫也

諸證者師古曰
逮捕之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無良師

傳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呂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

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妾不

和適孽誣爭師古曰適音
嫡孽庶也陷于不誼呂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

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

薨師古曰真
定頃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

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召聞太后上書昭帝閱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諡也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

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

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古人已宴安為鳩毒

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云晏安鳩毒不可懷也

亡德而富貴謂

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已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

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

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漢書卷五十三

漢書五十三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漢書五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

廣世世受射

師古曰受射法

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

師古曰在上郡北

而廣呂良

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侍

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太子故曰騎常侍數

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

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

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

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

尉亞夫戰昌邑

下顯名呂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類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得賞也

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服虔曰昆

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溫反

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亡之

師古曰負恃也確謂競勝敗也確音角

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

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

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

張晏曰故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

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從音才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

中貴人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之師古曰鵰大鷲鳥也一名鷲黑也

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師古曰疾馳而逐之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已

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

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畱匈奴必已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鞬騎曰虜多如是解鞬即急奈何廣曰彼虜已我為

走今解鞬已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牢今敵意知之有白馬將出護兵師古曰將之乘

鞬縱馬臥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已為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

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為未央衛

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已邊太守將屯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部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也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

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呂銅作鏃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今在榮陽庫中

莫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

軍簿師古曰簿文簿音步尸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

之無忌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閑豫也為之死我軍雖煩

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

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呂數直諫為太中

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呂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

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

四歲廣呂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

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

五係暫騰而上胡兒馬師古曰騰跳躍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呂故得脫於是

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

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各疆嘗夜從一

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

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

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

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服度曰式撫車之式曰禮敬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呂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

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呂名聲暴於夷貉威

稜憚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憚猶動也蘇林曰限限人語恐言憚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憚音徒濫反夫報忿除害拍殘

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俾反呂臨

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呂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矢視之石也

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

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曰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擊百

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

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引大黃射其裨

將服虔曰黃肩弩也孟康曰大黃參連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師古曰服晉二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

幕吏士無人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巡部曲整行陳也軍

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

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鍾依反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

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相當也初廣與從弟李蔡

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竝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

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

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

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庸謂中庸之人也巨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巨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

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

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迺將軍所引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得賞賜輒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後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王國風菟爰之詩云有菟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其善

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唼口少言師古曰唼亦訥字與人居

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呂飲專呂射為戲如淳曰為戲未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乏絕

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呂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中音竹仲

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

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呂為老不許

良久乃許之呂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

呂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東

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悔反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也廣辭

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

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即在戰陳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而取單于大將

軍陰受上指呂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為奇不耦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孟說是矣數音所角反奇

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師古曰謂不勝敵也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

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

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師古曰絕渡也廣已

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醪音牢因

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也廣未對

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諸校尉亡罪

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

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

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

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

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曰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

字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

死明年李蔡曰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

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墻音人椽反當下

獄自殺敢曰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

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

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

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

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

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

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呂劔斫絕纒欲刺虎

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纒絡之而下也纒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

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甚得

名譽武帝曰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

已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

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

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劔客也力扼虎射命中

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申者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到蘭干山南呂分單

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向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

予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呂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

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

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

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師古曰

博德吾欲乎李陵騎云欲呂少擊眾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

遮鈎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詔陵呂九月發出遮虜部師古曰郭者塞上險

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

因騎置呂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驛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博德具呂

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

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呂聞步樂召見道陵

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

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呂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

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竝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

而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鐻鐻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

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

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

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

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日軍士卒以有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

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

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

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上風縱火陵

亦令軍中縱火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今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

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

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黍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眷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

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

無已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

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

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

為前行呂黃與白為幟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

曰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

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

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

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

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

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率衣卷裹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衷也止

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

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

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

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已

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矢及矛戟之屬也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

脫歸報天子者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次下亦同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

前漢五十四

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

片也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也

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

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

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已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

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

罪陵上已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

身已殉國家之急師古曰殉營也一日從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有國士之風今

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孟康曰媒酒教孽也謂

地師古曰輶踐也音人九反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

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類曰拳コ拳拳也師古曰拳字與拳同立日去權反又音眷冒白刃北

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北首北高也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奴之兵也暴猶章也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已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其罪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師古曰財與纒

同謂淺也僅也史傳通用字他皆類此

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已遷誣罔欲沮貳

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壞之音才呂反下遷腐刑久之上海陵無救曰陵當發出

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彊弩都尉路博

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

杆將軍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干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救軍無功還曰

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已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

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已李氏為愧師古曰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

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

奴已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

為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

前漢五十四

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呂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

壯陵呂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

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

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

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

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

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自相視而感動也今俗所謂眼語者也而數數

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

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服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撮之髻其形如椎立政

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

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少叔祭之字也呂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

髮荅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甚勞苦

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病也立

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

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

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

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

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呂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呂將軍築

朔方後呂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呂右將軍

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

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呂父任兄弟竝為郎稍遷至移中殿監師古曰移中殿名為之監也移音移

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

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呂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

曰且音子閭反恐漢襲之廼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

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廼遣武呂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因厚輅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

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呂充士既卒及在道為斥候者

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

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候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

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及衛

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

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

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呂貨物與

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

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呂狀語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見犯廼死重負國欲自殺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廼死是為勝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

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

秩皆曰臣贊曰胡官之號也即謀單于何呂復加師古曰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罰太重也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

呂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鑿鑿地為坎置燭火

日復息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

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師古曰論說今降也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

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燭音弋瞻反

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燭音弋瞻反

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燭音弋瞻反

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燭音弋瞻反

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燭音弋瞻反

師古曰燭謂聚火無灰者也音於云反燭音弋瞻反

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師古曰衛律自謂也當死單于

募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

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

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呂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

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呂

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為也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

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朝

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

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絕不飲食師古曰飲方於禁反

食讀曰飲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吞也音宴數日不死匈奴呂為

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

若燕太子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羝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

食不至師古曰無人給飲之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實之師古曰蘇說是

於靛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靛音居言反武能網紡繳繫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繫謂輔正弓弩也繳音研

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二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蔡音聲言又音巨京反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二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

劉德曰服匿如小旃帳孟康曰服匿如嬰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穹廬旃帳也音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嬰受二斗所曰服匿師古曰孟音二說是也王死後人眾

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師古曰今音零丁令即上所謂丁靈耳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

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

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

君為奉車

服虔曰武兄嘉

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

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

觸柱

折轅劾大不敬伏劔自刎

師古曰勿斷也斷其頸也音武粉反

賜錢二百萬呂葬孺卿從

祠河東后土

張晏曰武弟賢

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舩

師古曰宦騎宦者而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駙則也

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

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

師古曰不幸亦謂死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

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

知人生如朝露

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乾人命短促亦如之

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

狂自痛負漢加呂老母繫保宮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子卿不欲

降何呂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

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

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

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

於前

師古曰效致也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

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

師古曰決別也

陵惡自賜武

師古曰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

使其

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

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曰離同音一侯反脫音土括反

言太守

呂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

師古曰鄉讀曰嚮臨

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

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

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

師古曰讓責也

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

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劇劫齊桓公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隤也音大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自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曰反常惠後至右將

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畱匈奴凡十九歲始已彊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

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

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久其事以見冤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顯

權自恣師古曰顯與專同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

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

數年昭帝崩武已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

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

帝已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宦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已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已施予昆弟故人

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

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

坐事死上問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

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呂為郎又呂武弟子為右曹武年

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言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法其形貌署其

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題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曰後

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

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

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

名當世是呂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興漢室而霍光等竝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

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

及儒者夏侯勝等皆呂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

圖呂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荷及死之日天下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趣來往不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

雖小可呂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已成仁無求生已害仁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曹川也鳳草氏關南市

漢書五十四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呂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呂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

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

夫幸有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師古曰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

師古曰地取曰篡

故

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

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

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

青至籠城

師古曰籠讀與籠同

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

師古曰仍頻也

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闕

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

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呂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

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

使建築朔方城

師古曰蘇建築之也

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

暴長虐老

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

呂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

故興師遣將呂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

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

舊塞

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

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

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

三千一十七級

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

執訊獲醜

師古曰執

前漢五十五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日醜惡訊音信

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師古曰朔方比頻也所

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文穎曰沮音祖太僕公孫賀為

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呂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諸將皆呂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于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繯襍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呂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

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封敖為合騎侯

晉灼曰猶冠軍從票之名也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渾服虔曰賓名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賓音田渾音魂至匈奴右

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衆也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封說為

龍頡侯師古曰頡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言云

南窳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窳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

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
獨呂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呂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呂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呂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呂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呂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呂皇后姊子年十八為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鵠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音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竝同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胡侯也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

音胡浪反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巨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中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也青呂五百金為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讀曰導軍得

巨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

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隒烏

鞮師古曰隒與隒同鞮古戾字也烏鞮山名也討遼漢師古曰遼古速字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

重人眾攝讐者弗取師古曰攝讐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赦也讐音之涉反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衣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

中山關名也李奇曰鏖音庶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槽文類曰鏖音意音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鏖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

也音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應牝鹿也音於求反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師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

之甲不喪失也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蚪反屠音儲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

曰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

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畱當斬贖為庶人師古

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切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船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

乎鱗得鄭氏曰鱗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鱗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

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呂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間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

取驍銳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呂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呂票

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呂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上恐其呂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呂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潔陰侯如淳曰潔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潔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

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音鷹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疵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音女華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離今此侯表作烏黎

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離今此侯表作烏黎於是上嘉去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昨同犇古奔字也呂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呂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呂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呂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連輜重也踵接也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輜重師

日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呂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北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漢軍左校捕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呂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熏

輦允熏輦也竟時曰熏輦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薰同輦音弋六反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呂誅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山名也濟弓盧晉灼曰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壇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呂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

將軍會輿城不失期從至禱余山師古曰禱音等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即鞞師古曰剽音之亮皆反鞞音居言反

前漢五十五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眾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
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榮陽人後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巨家為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
齋數十乘師古曰齋與養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度服
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蹶蹶而戲也蹶音徒臘反鞠音第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已
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色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壁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謚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義見謚法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耐伉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呂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

諷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師古曰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曰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呂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出代亡

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

一歲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

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

四歲呂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呂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

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
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

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

武帝立十八年呂主爵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

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為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

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用校尉數從大將

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

師古曰再出為票姚校尉也

斬首

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

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

死後博德呂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為

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久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

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河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

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呂浚稽將軍將二萬騎

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

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

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

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師古

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師古曰衛青霍去病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極也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

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貌也詩邶風旌丘之篇曰褒如充耳褒音弋授反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呂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

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箎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則先王之法已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已仆滅師古曰

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師古曰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

諄乖也統緒也操音于高師古曰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息止也師古曰烏虜師古曰虜讀曰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屑動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惠潤四海澤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佑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欲饗惠澤洋溢施虐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洋音羊施音弋豉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已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猥勿

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已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已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已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已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

兩反此下並同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

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答繇謨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曰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鼓反著音竹筋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曰孔子在坐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亦類此是曰政日曰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

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目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迺曰復哉復哉復報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

有近助也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師古曰索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曰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畜聚也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庚字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喻造瓦治呂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空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中上之風必偃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人之從化若中遇風則偃伏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造瓦之法

其中旋轉者甄音吉延反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鎔音容綏之斯俵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音之成反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也春

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呂

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呂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呂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呂成

歲為名蘇林曰卒呂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呂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呂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呂

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師古曰與讀曰歟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不稱一年而言元年也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

正心呂正朝廷正朝廷呂正百官正百官呂正萬民正萬民呂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

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

也音干高反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日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走音奏不日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日教於國設庠序

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日仁摩民日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學謂砥礪之也節民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丘呂反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

秦所行乎顛與專同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日徠未嘗有日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師古曰濟益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

字又音莫克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鏹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弊壞不能脩治也圻音一胡反鏹音莫干反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木冀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

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亞反

而更張之迺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自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神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吳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玉為戚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

呂輔德二端異焉般人執五刑呂督姦傷肌膚呂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亂亂音莫報反烏

虜師古曰虜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季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

思所已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已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氣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淫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淆師古曰質易也

渾殺雜也留音武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各悉對著千篇師古曰悉謂毋諱有司師古曰

聞堯受命曰天下為憂而未曰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

是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迺即天子之位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天下秬亂萬民不安師古曰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師古曰

由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

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

曰秬不明也

音莫報反

臣瓚曰皆

文王賢臣

師古曰濱涯也即就

也濱音賓又音頻

師古曰見

繇此觀之

師古曰

繇此觀之

師古曰

繇此觀之

師古曰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呂試其材也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曰教訓於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肯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慳酷之吏師古曰慳痛也音千感反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曰刑者甚眾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坐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教導之曰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

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始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

一曰砥礪其行也

養士之大者莫大虐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

原也今召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召養天下之士數考問召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迺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召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溘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召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

者召任官稱職爲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召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召赴功今則不然累日召取貴積久召致官是召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召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召給宿衛且召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召官召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

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召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凌字浸漸也虚心召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召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虐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歟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

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友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師古曰小雅小雅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曰大福也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虘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舍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

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偏也音普布德施仁曰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

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

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皆類此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曰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

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

陳設其序粲然有文曰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曰貴也

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飲衣音於既反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

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曰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

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曰為君子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虚心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曰晡致

明曰微致顯師古曰晡與暗同是曰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庠深山孟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曰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

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曰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曰鄉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

然自己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曰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曰採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採古救字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

朔易服色曰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

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故謂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曰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陸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曰休美也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

師古曰塵與僅同僅少也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曰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師古曰安馬也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曰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之也黨音他朗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

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虐

此民之所已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畜讀務此而亡已已迫斃民師古曰斃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揅謂轉蹙

俗語謂縮胸為朘縮師古曰孟說也是也宜音取音子六反

曰羨饒也讀與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已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師古曰紅讀曰

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古曰瞻仰若巖之高也節

音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豈可已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遽之貌也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

卦六二又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前漢五十一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
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
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
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呂上亡

呂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呂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
讀曰僻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呂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呂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
蠡也種音之勇反蠡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呂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
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呂奉大對師古曰
大對謂

對大
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
下所食菜也之各惠諡也吾欲伐也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
徒但也況設詐呂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呂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
霸次下亦同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
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
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呂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呂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
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彙未

上師古曰所作
起草為彙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視
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呂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師古曰懷卻也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

公卿仲舒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迺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舉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

身弘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弘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

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弘壽終於家家徒茂

陵子及孫皆弘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杯音布回反蕃音扶元反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弘師古曰伊尹呂望也笮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笮笮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弘為伊呂

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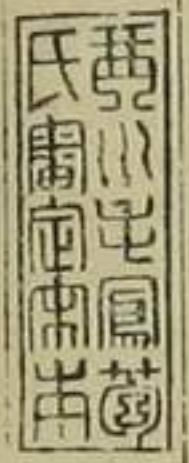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虛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笮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弘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卷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